

新唐書

宋 歐陽修 宋 祁 撰

新唐書

第一卷
一五至卷一三一（傳）
四冊

中華書局

唐書卷一百一十五

列傳第四十

狄仁傑

光嗣

兼謨

郝處俊

象賢

朱敬則

仁軌

狄仁傑字懷英，并州太原人。爲兒時，門人有被害者，吏就詰，衆爭辨對，仁傑誦書不置，吏讓之，答曰：「黃卷中方與聖賢對，何暇偶俗吏語耶？」舉明經，調汴州參軍。爲吏誣訴，黜陟使閻立本召訊，異其才，謝曰：「仲尼稱觀過知仁，君可謂滄海遺珠矣。」薦授并州法曹參軍。親在河陽，仁傑登太行山，反顧，見白雲孤飛，謂左右曰：「吾親舍其下。」瞻悵久之，雲移乃得去。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，當使絕域。仁傑謂曰：「君可貽親萬里憂乎？」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。仁基咨美其誼，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，相語曰：「吾等可少愧矣！」則相待如初，每曰：「狄公之賢，北斗以南，一人而已。」

稍遷大理丞，歲中斷久獄萬七千人，時稱平恕。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、右監門中郎將

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，罪當免，高宗詔誅之。仁傑奏不應死，帝怒曰：「是使我爲不孝子，必殺之。」仁傑曰：「漢有盜高廟玉環，文帝欲當之族，張釋之廷諍曰：『假令取長陵一抔土，何以加其法？』於是罪止棄市。陛下之法在象魏，固有差等。犯不至死而致之死，何哉？今誤伐一柏，殺二臣，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？」帝意解，遂免死。數日，授侍御史。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，仁傑劾奏其惡，有詔原之。仁傑曰：「朝廷借乏賢，如本立者不尠。陛下惜有罪，虧成法，奈何？」臣願先斥爲羣臣戒。」本立抵罪。繇是朝廷肅然。使岐州，亡卒數百剽行人，道不通。官捕繫盜黨窮訊，而餘曹紛紛不能制。仁傑曰：「是其計窮，且爲患。」乃明開首原格，出繫者，稟而縱之，使相曉，皆自縛歸。帝嘆其達權宜。

遷度支郎中。帝幸汾陽宮，爲知頓使。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，俗言盛服過者，致風雷之變，更發卒數萬改馳道。仁傑曰：「天子之行，風伯清塵，雨師灑道，何妬女避邪？」止其役。帝壯之，曰：「眞丈夫哉！」出爲寧州刺史，撫和戎落，得其歡心，郡人勒碑以頌。入拜冬官侍郎，持節江南巡撫使。吳、楚俗多淫祠，仁傑一禁止，凡毀千七百房，止留夏禹、吳太伯、季札、伍員四祠而已。

轉文昌右丞，出豫州刺史。時越王兵敗，支黨餘二千人論死。仁傑釋其械，密疏曰：「臣欲有所陳，似爲逆人申理；不言，且累陛下欽恤意。表成復毀，自不能定。然此皆非本

惡，詿誤至此。」有詔悉謫戍邊。囚出寧州，父老迎勞曰：「狄使君活汝耶！」因相與哭碑下。囚齋三日乃去。至流所，亦爲立碑。初，宰相張光輔討越王，軍中恃功，多暴索，仁傑拒之。光輔怒曰：「州將輕元帥邪？」仁傑曰：「亂河南者一越王，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，縱使暴橫，使無辜之人咸墜塗炭，是一越王死，百越王生也。且王師之至，民歸順以萬計，自縊而下，四面成蹊。奈何縱邀賞之人殺降以爲功，冤痛徹天？如得上方斬馬劍加君頸，雖死不恨！」光輔還，奏仁傑不遜，左授復州刺史。徙洛州司馬。

天授二年，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武后謂曰：「卿在汝南有善政，然有譖卿者，欲知之乎？」謝曰：「陛下以爲過，臣當改之；以爲無過，臣之幸也。譖者乃不願知。」后嘆其長者。時太學生謁急，后亦報可。仁傑曰：「人君惟生殺柄不以假人，至簿書期會，宜責有司。尙書省決事，左、右丞不勾杖，左、右丞相不判徒，況天子乎？學徒取告，丞、簿職耳，若爲報可，則胥子數千，凡幾詔耶？爲定令示之而已。」后納其言。

會爲來俊臣所構，捕送制獄。于時，訊反者一問卽臣，聽減死。俊臣引仁傑置對，答曰：「有周革命，我乃唐臣，反固實。」俊臣乃挺繫。其屬王德壽以情謂曰：「我意求少遷，公爲我引楊執柔爲黨，公且免死。」仁傑歎曰：「皇天后土，使仁傑爲此乎！」卽以首觸柱，血流沫面。德壽懼而謝。守者寢弛，卽丐筆書帛，置楮衣中，好謂吏曰：「方暑，請付家徹絮。」

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，后遣使案視。俊臣命仁傑冠帶見使者，私令德壽作謝死表，附使以聞。后乃召見仁傑，謂曰：「臣反何耶？」對曰：「不臣反，死咎掠矣。」示其表，曰：「無之。」后知代署，因免死。武承嗣屢請誅之，后曰：「命已行，不可返。」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得貸。御史霍獻可以首叩殿陛苦爭，欲必殺仁傑等，乃貶仁傑彭澤令，邑人爲置生祠。

萬歲通天中，契丹陷冀州，河北震動，擢仁傑爲魏州刺史。前刺史懼賊至，驅民保城，修守具。仁傑至，曰：「賊在遠，何自疲民？萬一虜來，吾自辦之，何預若輩？」悉縱就田。虜聞，亦引去，民愛仰之，復爲立祠。俄轉幽州都督，賜紫袍、龜帶，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，以旌其忠。

召拜鸞臺侍郎，復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時發兵戍疏勒四鎮，百姓怨苦。仁傑諫曰：

天生四夷，皆在先王封域之外。東距滄海，西隔流沙，北橫大漠，南阻五嶺，天所以限中外也。自典籍所紀，聲教所暨，三代不能至者，國家既已兼之。詩人矜薄伐於太原，化行於江、漢，前代之遐裔，而我之域中，過夏、商遠矣。今乃用武荒外，邀功絕域，竭府庫之實，以爭礪确不毛之地，得其人不足以增賦，獲其土不可以耕織。苟求冠帶遠夷，不務固本安人，此秦皇、漢武之所行也。傳曰：「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。」此言

雖小，可以喻大。

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，調度之費，狃以寢廣，右戍四鎮，左屯安東，杼軸空匱，轉輸不絕，行役既久，怨曠者多。上不是恤，則政不行；政不行，則害氣作；害氣作，則蟲螟生，水旱起矣。方今關東荐饑，蜀漢流亡，江、淮而南，賦斂不息。人不復本，則相率爲盜，本根一搖，憂患非淺。所以然者，皆貪功方外，耗竭中國也。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，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。貞觀中，克平九姓，冊拜李思摩爲可汗，使統諸部，夷狄叛則伐，降則撫，得推亡固存之義，無遠戍勞人之役。今阿史那斛瑟羅，皆陰山貴種，代雄沙漠，若委之四鎮，以統諸蕃，建爲可汗，遣禦寇患，則國家有繼絕之美，無轉輸之苦。損四鎮，肥中國，罷安東，實遼西，省軍費於遠方，并甲兵於要塞，恆代之鎮重，而邊州之備豐矣。

且王者外寧，容有內危。陛下姑敕邊兵謹守備，以逸待勞，則戰士力倍；以主禦客，則我得其便；堅壁清野，寇無所得。自然深入有顛蹶之慮，淺入無虜獲之益。不數年，二虜不討而服矣。

又請廢安東，復高姓爲君長，省江南轉饟以息民，不見納。

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，仁傑曰：「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。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，

以問宰相，衆莫敢對。仁傑曰：「臣觀天人未厭唐德。比匈奴犯邊，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，踰月不及千人。廬陵王代之，不浹日，輒五萬。今欲繼統，非廬陵王莫可。」后怒，罷議。久之，召謂曰：「朕數夢雙陸不勝，何也？」於是，仁傑與王方慶俱在，二人同辭對曰：「雙陸不勝，無子也。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！且太子，天下本，本一搖，天下危矣。」文皇帝身蹈鋒鏑，勤勞而有天下，傳之子孫。先帝寢疾，詔陛下監國。陛下掩神器而取之，十有餘年，又欲以三思爲後。且姑姪與母子孰親？陛下立廬陵王，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；三思立，廟不祔姑。」后感悟，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。王至，后匿王帳中，召見仁傑語廬陵事。仁傑數請切至，涕下不能止。后乃使王出，曰：「還爾太子！」仁傑降拜頓首，曰：「太子歸，未有知者，人言紛紛，何所信？」后然之。更令太子舍龍門，具禮迎還，中外大悅。初，吉頊、李昭德數請還太子，而后意不回，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，后雖忤忍，不能無感，故卒復唐嗣。

尋拜納言，兼右肅政御史大夫。突厥入趙定，殺掠甚衆，詔仁傑爲河北道行軍元帥，假以便宜。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，由五回道去，仁傑追不能逮。更拜河北安撫大使。時民多脅從於賊，賊已去，懼誅，逃匿。仁傑上疏曰：「議者以爲虜入寇，始明人之逆順，或迫脅，或願從，或受僞官，或爲招慰。誠以山東之人重氣，一往死不爲悔。比緣軍興，調發煩

重，傷破家產，剔屋賣田，人不爲售。又官吏侵漁，州縣科役，督趣鞭笞，情危事迫，不循禮義，投跡犬羊，以圖賒死，此君子所愧，而小人之常。民猶水也，壅則爲淵，疏則爲川，通塞隨流，豈有常性。昔董卓之亂，神器播越，卓已誅禽，部曲無赦，故事窮變生，流毒京室。此由恩不溥洽，失在機先。今負罪之伍，潛竄山澤，赦之則出，不赦則狂。山東羣盜，緣茲聚結。故臣以爲邊鄙暫警不足憂，中土不寧可爲慮也。夫持大國者不可以小治，事廣者不可以細分。人主所務，弗檢常法。願曲赦河北，一不問罪。」詔可。

還，除內史。后幸三陽宮，王公皆從，獨賜仁傑第一區，眷禮卓異，時無輩者。是時李楷固、駱務整討契丹，克之，獻俘含樞殿，后大悅。二人者，本契丹李盡忠部將，盡忠入寇，楷固等數挫王師，後降，有司請論如法。仁傑稱其驍勇可任，若貸死，必感恩納節，可以責功。至是凱旋，后舉酒屬仁傑，賞其知人。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，燕國公，賜姓武；務整右武威衛將軍。

后將造浮屠大像，度費數百萬，官不能足，更詔天下僧日施一錢助之。仁傑諫曰：「工不役鬼，必在役人；物不天降，終由地出。不損百姓，且將何求？今邊垂未寧，宜寬征鎮之徭，省不急之務。就令顧作，以濟窮人，既失農時，是爲棄本。且無官助，理不得成。既費官財，又竭人力，一方有難，何以救之？」后由是罷役。

聖曆三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贈文昌右相，諡曰文惠。仁傑所薦進，若張柬之、桓彥範、敬暉、姚崇等，皆爲中興名臣。始居母喪，有白鵲馴擾之祥。中宗卽位，追贈司空。睿宗又封梁國公。

子光嗣、景暉。

光嗣，聖曆初，爲司府丞。武后詔宰相各舉尙書郎一人，仁傑薦光嗣，由是拜地官員外郎，以稱職聞。后曰：「祁奚內舉，果得人。」歷淄、許、貝三州刺史。母喪，奪爲太府少卿，固讓，睿宗嘉其誠，許之。累遷揚州長史，以罪貶歙州別駕，卒。

景暉，官魏州司功參軍，貪暴爲虐，民苦之，因共毀其父生祠，不復奉。至元和中，田弘正鎮魏博，始奏葺之，血食不絕。

族孫兼謨。

兼謨字汝諧，及進士第。辟襄陽使府，剛正有祖風。令狐楚執政，薦授左拾遺，數上書言事。歷刑部郎中、蘄、鄧、鄭三州刺史。歲旱饑，發粟賑濟，民人不流徙。改蘇州，以治最，擢給事中。左藏史盜度支縑帛，文宗以經赦詔勿治，兼謨封還詔書，帝問之，對曰：「典史犯

贓，不可免。」帝曰：「朕已赦其長官，吏亦宜宥，與其失信，寧失罪人。」既而曰：「後或事有不可，勿以還詔爲憚。」遷御史中丞。帝曰：「御史臺朝廷綱紀，一臺正，則朝廷治，朝廷正，則天下治。畏忌顧望，則職業廢矣。卿，梁公後，當嗣家聲，不可不慎。」兼謨頓首謝。江西觀察吳士矩加給其軍，擅用上供錢數十萬。兼謨劾奏：「觀察使爲陛下守土，宣國詔條，知臨戎賞士，州有定數，而與奪由己，貽弊一方，爲諸道缺望，請付有司治罪。」士矩繇是貶蔡州別駕。歷兵部侍郎、河東節度使。還爲尚書左丞。武宗子峴封益王，命兼謨爲傅。俄領天平節度使，辭疾，以祕書監歸洛陽，遷東都留守，卒。

郝處俊，安州安陸人。父相貴，因隋亂，與婦翁許紹據峽州，歸國，拜滁州刺史，封甌山縣公。處俊甫十歲而孤，故吏歸千緡贈之，已能讓不受。及長，好學，嗜漢書，崖略暗誦。貞觀中，第進士，解褐著作佐郎，襲父爵。兄弟友睦，事諸舅謹甚。再轉滕王友，恥爲王府屬，棄官去。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議郎，累遷吏部侍郎。高麗叛，詔李勣爲涇江道大總管，處俊副之。師入虜境，未陣，賊遽至，舉軍危駭。處俊方據胡牀，體胖，安餐乾糲不顧，密昇料精銳擊之，虜卻，衆壯其謀。

入拜東臺侍郎。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，曰「可以續年」。高宗欲遂餌之，處俊諫曰：「脩短固有命，異方之劑，安得輕服哉？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邈婆寐案其方書爲祕劑，取靈蔘怪石，歷歲乃能就。先帝餌之，俄而大漸，上醫不知所爲。羣臣請顯戮其人，議者以爲取笑夷狄，故法不得行。前鑑不遠，惟陛下深察。」帝納其言，弟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，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。

咸亨初，幸東都，皇太子監國，諸宰相皆留，而處俊獨從。帝嘗曰：「王者無外，何爲守禦？而重門擊柝，庸待不虞邪？我嘗疑秦法爲寬，荆軻匹夫耳，匕首竊發，羣臣皆荷戟侍，莫敢拒，豈非習慢使然？」處俊對曰：「此乃法急耳。秦法，輒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懼族，安有敢拒邪？」魏曹操著令曰：「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守其府。」後嚴才亂，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，操登銅爵臺望之，無敢救者。時王脩爲奉常，聞變，召車騎未至，領官屬步至宮門。操曰：「彼來者，必王脩乎！」此由脩察變識幾，故冒法赴難。向若拘常，則遂成禍矣。故王者設法不可急，亦不可慢。詩曰：「不懈于位，人之攸壻」，仁也；「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」，刑也。」書曰：「高明柔克，沈潛剛克」，中道也。」帝曰：「善。」

轉中書侍郎，監脩國史。初，顯慶中，令狐德棻、劉胤之撰國史，其後許敬宗復加緒次，帝恨敬宗所紀失實，更命宰相刊正，且曰：「朕昔從幸未央宮，辟仗既過，有橫刀伏草中者，

先帝斂轡却，謂朕曰：『事發，當死者數十人，汝可命出之。』史臣惟敘此爲實。處俊曰：『先帝仁恩溥博，類非一。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，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，懼甚。先帝曰：『左右無御史，我不汝罪。』』帝曰：『此史臣應載。』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欲刪整僞辭，會仁實死而止。

上元初，帝觀酺翔鸞閣，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，帝詔雍王賢主東，周王顯主西，因以角勝，處俊曰：『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，恐其欺詐之心生也。二王春秋少，意操未定，乃分朋造黨使相誇，彼俳兒優子，言辭無度，爭負勝，相譏誚，非所以導仁義，示雍和也。』帝遽止，歎曰：『處俊遠識，非衆臣所逮。』遷中書令，兼太子賓客，檢校兵部尚書。

帝多疾，欲遜位武后，處俊諫曰：『天子治陽道，后治陰德，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，陽之與陰，各有所主，不相奪也。若失其序，上譴見于天，下降災諸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帝崩，不許皇后臨朝。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？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，正應謹守宗廟，傳之子孫，不宜持國與人，以喪厥家。』中書侍郎李義琰曰：『處俊言可從，惟陛下不疑。』事遂沮。又兼太子左庶子，拜侍中，罷爲太子少保。

開耀元年卒，年七十五。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大都督。帝哀歎其忠，舉哀光順門，祭以少牢，賻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詔百官赴哭，官庀葬事。子北叟固辭，未聽。裴炎爲

白帝曰：「處俊阼死，諛臣曰：『生無益于國，死無煩費，凡詔賜，願一罷之。』」帝聞惻然，答其意，止賻物而已。

處俊資約素，土木形骸，然臨事敢言，自秉政，在帝前議論諄諄，必傳經義，凡所規獻，得大臣體。武后雖忌之，以其操履無玷，不能害。與舅許圜師同里，俱宦達，鄉人田氏、彭氏以高貲顯。故江、淮間爲語曰：「貴如郝、許，富如田、彭。」

孫象賢，垂拱中，爲太子通事舍人，后素銜處俊，故因事誅之。臨刑，極罵乃死，后怒，令離磔其尸，斷夷祖、父棺冢。自是訖后世，將刑人，必先以木丸窒口云。

朱敬則字少連，亳州永城人。以孝義世被旌顯，一門六闕相望。敬則志尙恢博，好學，重節義，然諾，善與人交，振其急難，不責報於人。與左史江融、左僕射魏元忠善。咸亨中，高宗聞其名，召見，異之，爲中書令李敬玄所毀，故授洹水尉。久之，除右補闕。

初，武后稱制，天下頗流言，遂開告密羅織之路，興大獄，誅將相大臣。至是，已革命，事益寧。敬則諫曰：

臣聞李斯之相秦也，行申、商之法，重刑名之家；杜私門，張公室；棄無用之費，損不急之官；惜日愛功，亟戰疾耕。既庶而富，遂屠諸侯。此救弊之術也。故曰：「刻薄可施於進趨，變詐可陳於攻戰。」天下已平，故可易之以寬簡，潤之以淳和。秦乃不然，淫虐滋甚，往而不反，卒至土崩。此不知變之禍也。

陸賈、叔孫通事漢祖，當滎陽、成皋間，糧餉窮，智勇困，未嘗敢開一說，效一奇，唯進豪猾貪暴之人。及區宇適定，乃陳詩、書，說禮、樂，開王道。高帝忿然曰：「吾以馬上得之，安事詩、書？」對曰：「馬上得之，可馬上治之乎？」帝默然。於是賈著新語，通定禮儀。此知變之善也。向若高帝斥二子，置詩、書，重攻戰，尊首級，則複道爭功，拔劍擊柱，晷漏之不保，何十二帝二百年乎？故曰：仁義者，聖人之蘧廬；禮者，先王之陳迹。祠祝畢，芻狗捐；淳精流，糟粕棄。仁義尙爾，況其輕乎？

國家自文明以來，天地草昧，內則流言，外則構難。故不設鉤距，無以順人；不切刑罰，無以息暴。於是置神器，開告端，故能不出房闥，而天下晏然易主矣。臣聞急趨者無善迹，促柱者無和聲；拯溺不規行，療饑不鼎食。卽向時祕策，今之芻狗也。願鑒秦、漢之失，考時事之宜，毀蘧廬，遺糟粕；下寬大之令，流曠蕩之澤，去萋斐之角牙，頓姦險之芒刃，塞羅織之妄源，掃朋黨之險迹，曠然使天下更始，豈不樂哉！

后善其言。

遷正諫大夫，兼脩國史。乃請高史官選，以求名才。侍中韋安石嘗閱其藁史，歎曰：「董狐何以加！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，宰相但能制生人，史官兼制生死，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。」時賦斂繁重，民多蕩析，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。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。張易之構魏元忠、張說，欲誅之，無敢言者。敬則獨奏曰：「元忠，說秉心忠一，而所坐無名，殺之失天下望。」乃得不死。

以老疾還政事，俄改成均祭酒、冬官侍郎。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，又繪武三思、李嶠、蘇味道、李迥秀、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，欲引敬則，固辭不與，世絜其爲人。出爲鄭州刺史，遂致仕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，貶涪州刺史。旣明其非罪，改廬州。代還，無淮南一物，所乘止一馬，子曹步從以歸。卒年七十五。

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，貲產無異。及執政，每以用人爲先，細務不省也。嶺表蠻叛，以裴懷古有文武才，用爲桂州都督，蠻服其威惠，相率降。薦魏知古爲鳳閣舍人，張思敬爲右史，皆稱職。初，二張權寵盛，敬則密謂敬暉曰：「公若假太子令，舉北軍誅易之兄弟，兩飛騎力耳。」暉卒用其策。始崔寔、仲長統、王朗、曹罔論封建，指秦爲失，敬則以爲秦、漢世禮義陵遲，不可復用周制封諸侯，著論明之，儒者以爲知言。

睿宗嗣位，嘗曰：「神龍以來，忠於本朝者，李多祚、王同皎、韋月將、燕欽融並褒復矣，尙有遺者耶？」劉幽求曰：「朱敬則忠正義烈，天下所推，往爲宗楚客、冉祖雍等所誣，謫守刺史。長安中，嘗語臣曰：『相王必受命，當悉心事之。』及韋氏干紀，臣遂見危赴難。雖天誘其衷，亦敬則啓之。」於是追贈祕書監，諡曰元。

敬則兄仁軌，字德容，隱居養親。常誨子弟曰：「終身讓路，不枉百步；終身讓畔，不失一段。」有赤烏、白鵲棲所居樹，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。及卒，郭山惲、員半千、魏知古共諡爲孝友先生。

贊曰：武后乘唐中衰，操殺生柄，劫制天下而攘神器。仁傑蒙恥奮忠，以權大謀，引張柬之等，卒復唐室，功蓋一時，人不及知。故唐呂溫頌之曰：「取日虞淵，洗光咸池。潛授五龍，夾之以飛。」世以爲名言。方高宗舉天下將以禪后，處俊固爭，不使妻乘夫，陰反陽，至姦人銜怨，仇讐以逞。蓋所謂誼形於主耶。敬則一諫，而羅織之獄衰，時而後言者歟！